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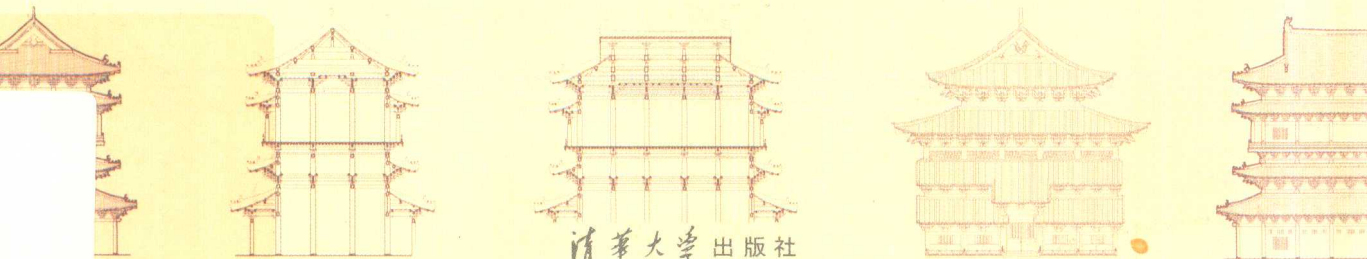
七宝恒沙塔 清净一菩提

中国古代佛教建筑

研究论集

王贵祥

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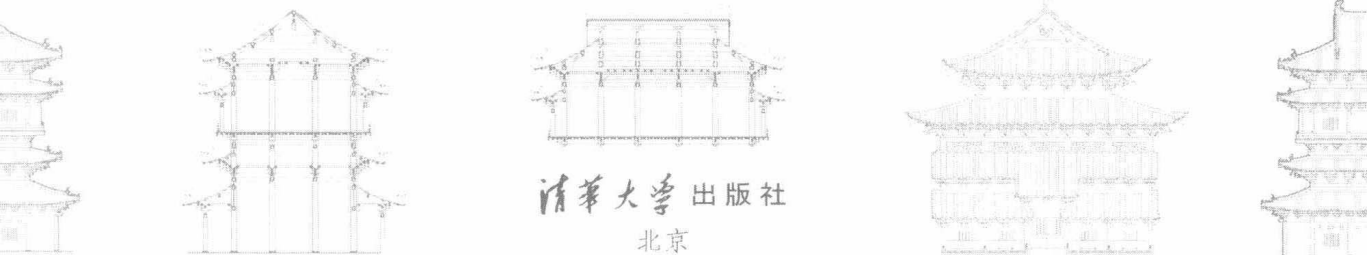
七宝恒沙塔 清净一菩提

中国古代佛教建筑

研究论集

王贵祥

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七宝恒沙塔，清净一菩提：中国古代佛教建筑研究论集/
王贵祥编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302-36983-7

I. ①七… II. ①王… III. ①佛教—寺庙—建筑艺术—中国—
古代—文集 IV. ①TU-098.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39510号

责任编辑：徐颖 赵蒂

装帧设计：彩奇风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杨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保定市中华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85mm×260mm 印 张：42.5 字 数：1008千字

版 次：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89.00元

产品编号：058050-01

前言

中国古代佛教的发展，大概可以分为前半期与后半期两个阶段，前半期如果从东汉末年的 3 世纪算起，大约延伸到唐代灭亡的 10 世纪初。这一时期是佛教的蓬勃发展期，繁荣鼎盛期。或者，换句话说，自 4 世纪至 10 世纪，可以将中国社会看作是佛教社会。而中国佛教发展的后半期，大约从 10 世纪中叶开始，直至 19 世纪末，或 20 世纪初。也就是说，从北宋时代直至晚清时代。这一时期，佛教逐渐走向平俗，走向衰微，南北朝与隋唐时期那种自统治者至普通民众，对于佛教的痴迷与癫狂的景象，已经不大出现了。

从建筑史的角度观察，自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以来的大规模兴造佛教寺塔与石窟的风潮，在北宋以后也已经风光不再。宋人在宗教上表现得较为理性与温和。寺院、塔阁的规模与尺度，也渐渐归于平淡、随宜。佛教，与道教和其他民间信仰一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却再也不见那种为宗教而疯狂，以举国之力，或抛尽家财而建造佛寺塔幢的疯狂之举。如宋代之前常常出现的那种“舍宅为寺”的做法，也渐渐不那么多见了。

重要的是，由于宗教所具有的超越当时政治与现实生活的本质，因而较少受到现实政治变迁与社会纷争的影响。因为改朝换代而出现大规模毁坏的现象，在宗教建筑中也相对比较少见。故现存中国古代木构建筑遗存中，跨越时代最长、保存状态最好者，主要是宗教建筑，特别是佛教建筑。

中国汉地佛教建筑的遗存，覆盖了从 8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初的大部分历史时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早期佛教建筑之遗存，多为散落在深山僻壤中的偏远寺院，且作为中国佛教发展鼎盛期的 4 世纪至 10 世纪的佛教建筑，由于时代久远，从保存数量上看，也只能用凤毛麟角来形容。所以，我们很难透过这些建筑遗存，真正建构起一部完整的中国佛教建筑史。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我们说中国佛教的鼎盛期是 4 世纪至 10 世纪；而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建造的佛教寺院，却几乎没有一座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个别这一时期建造的寺塔殿阁，也多成为后世寺院中的空间点缀。客观上说，较为完整的佛教寺院建筑群，几乎全是明清以来的建筑遗存。而且，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越是历史上的名寺、大寺，其寺院中所存建筑物的年代，距离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越近，也就是说，其寺院建筑的历史价值，也相对比较低。原因很简单，因为，正是由于这是一些历史名寺，其寺院中的香火就一直十分旺盛，因而也更容易被不同时代的人们（出于宗教

信仰的原因)动辄重塑金身,再创伽蓝,从而轻易地抹去了这些名噪一时的伟大寺院在其辉煌之时的历史建筑痕迹。

因此,我们很难仅仅透过现存的佛寺与塔殿建筑来全面透视中国佛教建筑的发展历史,因为这是一种十分片面的视角。要真正了解中国佛教建筑史,特别是汉地佛教建筑的发展历史,必须要回到历代历史文献中所记录、所描述的寺院中去。同时,要结合现代考古学的发现,加以缜密的分析研究,才能够较为真实地还原历史上的佛教寺院概略面貌。这就如同想了解中国古代的城市与宫殿建筑史,若仅仅依赖现存的城市空间模式,或现存的清代宫殿建筑形态,很难对于中国古代城市与宫殿建筑的发展历史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一样。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这本论文集,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了隋唐、两宋、辽金时期见于文献记载的佛教寺院与建筑上。当然,个别的建筑案例,也涉及明代的寺院与建筑。关于这一时期的佛教寺院建筑发展及建筑案例研究,主要依赖的是佛教史传资料,与地方文献史料中所透露出来的一些寺院与建筑信息。通过对这些信息的爬梳、整理、分析、研究,可以大致勾勒出一些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寺院或建筑物的基本空间与造型形态,为我们了解其中的历史变迁,以及对于中国佛教建筑发展历史上的一些空白点,多少起到了一点弥补的作用,同时为人们了解历史上的佛教寺院及其建筑的发展过程,提供了一点由研究与推测而得出的形象资料的支持。

这是一个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研究课题。围绕这方面的研究,笔者先后申请了两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一个是《5—15世纪古代汉地佛教寺院内的殿阁配置、空间格局与发展演变》,项目批准号是51078220;另一个是《文字与绘画史料中所见唐宋、辽金与元明木构建筑的空间、结构、造型与装饰研究》,项目批准号是51378276。前一个课题已经进入尾声,课题时间始自2011年年初,于2013年年末结束。后一个课题刚刚获得批准与资助。本论文集主要是对前一个课题中部分研究内容的总结,也多少涉及后一个课题的部分内容,因此又是对于后一个课题的启动与推进。无论如何,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都应该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所给予的充分支持。

这本文集中,既集中了笔者近几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也融入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一些博士后、博士研究生,乃至硕士研究生们的学位论文成果。笔者对于他们的研究十分看重,因为,笔者的每一个研究课题的展开,及其相应成果的取得,如果没有这些勤奋而刻苦的建筑历史学科的研究生的参与,都是不可能的。

有关前一个佛教寺院研究课题的更大成果,是由笔者独立进行的,已经初步架构出了一本书的轮廓,这就是将要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汉地佛教建筑史——从汉末至清初》。清华大学出版社对于这本书,给予了充分的支持,需要特别提出感谢的是,这本尚未完成的书稿,已经被清华大学出版社申请列入了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计划的系列之中,初步计划在2014年年底付梓。当然,那是一本更偏重“史”之叙述层面的著述。而本文集则更偏重于基于史料的建筑案例性研究。

既是研究论文集,其系统性与完整性上,就很难有统一的要求。这里只是将近几年笔者完成,或与笔者合作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以及博士后们已经完成并发表了论文中,摘取了一部分较为有特点的论文,加以结集。其中有些十分有趣的、过去没有被人们所关注的题目,如对于五百罗汉堂建筑形制、戒坛建筑形制,以及曾经在北宋时期流行的十六观堂之建筑形制的研究。此外,文集中也包括

一些历史线索的梳理，但着重点在于历史上寺院的建造与寺院中建筑配置格局的变迁。

此外，基于历史文献的系统梳理，文集中也收入了几篇复原性研究的文字，如对于一些历史上重要佛教寺院的空间格局复原，和一些重要佛塔、殿堂，及楼阁建筑的复原，等等。这些复原研究，可能只是一孔之见，一窥之得，但也为这一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依据当时建筑与结构逻辑推测出来的建筑形态，或也可以对这一时期建筑历史发展的了解有所助益。

见于历史文献记录的大量佛教寺院、塔阁、殿堂，曾经彪炳史册，其建筑物之华丽瑰美，可谓七宝合成，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或可以用佛教中经常形容的如“恒河沙”之谓。然而，这一切却都是在轰轰烈烈、美轮美奂之后，最终归于平淡，归于静谧，甚至归于沉寂。其历史发展的逻辑本身，就应验或暗喻了佛教哲学的本质内涵。故这本文集用了如佛教偈语之“七宝恒沙塔，清净一菩提”的书名。意欲以精美绝伦之“七宝”，对应寂静、纯粹之“清净”；以数量极多之“恒沙”，对应单纯、唯一之“一”；以佛教实相之佛“塔”，对应虽为佛教虚相，却无所不包之“菩提”。

“恒沙塔”者，历史上的曾经建造过的无数佛教建筑也；“一菩提”者，佛教哲学之真谛，中国佛教文化之内蕴也。如若这本文集，对于各位读者，特别是佛教信仰者们了解中国古代佛教建筑所蕴涵的哲学精神与宗教真谛，亦能有所助益，则是本书作者们所衷心期待之事。

笔者识

2013年11月2日



目 录

第一章 寺院建造历史

- 王贵祥 隋唐时期佛教寺院与建筑概览 / 3
- 王贵祥 五代十国时期的佛教寺院 / 67
- 谢鸿权 天台宗佛寺溯源——以智顓相关史料为中心 / 93

第二章 寺院原状探讨

- 王贵祥 唐长安靖善坊大兴善寺大殿及寺院布局初探 / 105
- 王贵祥 北宋汴京大相国寺寺院空间研究及其明代大殿的可能原状初探 / 147
- 王贵祥 胡南斯 普陀山明代“敕建护国永寿普陀禅寺”复原研究 / 187
- 李德华

第三章 佛塔建筑研究

- 王贵祥 关于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复原的再研究 / 222
- 王贵祥 李德华 河南武陟古怀州妙乐寺塔研究 / 261
- 王贵祥 隋大兴禅定寺高层木塔形式探 / 294

第四章 楼阁建筑与研究

- 王贵祥 唐五台山金阁寺金阁可能原状初探 / 337
- 贺从容 山西陵川崇安寺西插花楼探析 / 350

- 李若水 唐长安大兴善寺文殊阁营建工程复原研究 / 393
李德华 北宋东京大相国寺三门阁与资圣阁复原探讨 / 420

第五章 殿堂建筑研究

- 王贵祥 明代文献中所载大相国寺大殿原状探讨 / 445
敖仕恒 田字五百罗汉堂建筑形制及源流略考 / 453
谢鸿权 十六观堂与宋代天台宗的净土信仰建筑探微 / 486

第六章 院落与建筑形制

- 李德华 唐代佛教寺院中的子院浅析——以《酉阳杂俎》
为例 / 511
赵娜冬 敦煌莫高窟初唐石窟所反映的佛寺核心院落
主题 / 538
敖仕恒 唐道宣关中戒坛建筑形制及其历史影响初考 / 551

第七章 寺院格局探讨

- 贺从容 山西陵川崇安寺格局初探 / 583
玄胜旭 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寺院双塔布局研究 / 638
尚晋 宋代禅寺布局特征简说 / 652



第一章 寺院建造历史

隋唐时期佛教寺院与建筑概览^①

王贵祥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摘要: 自 581 年隋代建立, 至 907 年唐代灭亡, 在 6 世纪末至 10 世纪初的这三百余年里, 中国佛教达到了鼎盛阶段, 出现了十余个各具特色的佛教宗系, 而由帝王提倡、国家参与的大规模佛寺建造活动, 使佛寺建筑也臻于极盛。有隋一代, 全国有寺 3792 所, 盛唐时期全国有寺 5358 所, 经过“安史之乱”摧残之后的晚唐时期, 全国仍有寺院 4600 所。而唐代寺院已经开始出现定型化趋势, 唐释道宣的《祇洹寺图经》与《戒坛图经》中所描述的理想寺院形式, 为后来唐代寺院定型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唐代寺院在佛殿规模、楼阁建造、庭院配置等方面, 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尺度与数量, 如规模最为宏大的寺院中, 可以有数十座、甚至近百座院落, 数千间房屋。自唐以后, 再难见到如此宏伟巨大的佛寺建筑群。

关键词: 隋唐佛教, 佛教寺院, 国家建造, 寺院格局, 类型建筑

Abstract: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period of Chinese Buddhism and Buddhist temple construction since the year of 581 AD to the year of 907 AD. It is the so called Sui and Tang Dynasties. During this 300 years the Chinese Buddhism and Buddhist temple construction reached its highest point. There were more than 10 Buddhist groups in this time. As the emperor cared the Buddhism very much, there were many nationally constructed Buddhist temples during this period. There were 3792 Buddhist temples in Sui dynasty and 5358 Buddhist temples in the heyday of Tang Dynasty. After the period of troublous of An Lushan and Shi Siming, there were still 4600 Buddhist temples in the later-Tang period.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 Buddhist temple in Tang Dynasty had become finalizing its design in plan. The two sutras of *Zhi Huan Temple Plan* and *Jie Tan Temple Plan* that Tang monk Dao Xuan wrote had described the standard plan of Tang period Buddhist temple. The plan had must influenced the temple development in Tang Dynasty. It reached the highest point in the scale of Buddhist temple,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storied building and the courtyard arrangement. There had built many Buddhist temples with large size and huge scale. The largest temple in Tang Dynasty had arranged with 120 courtyards and several thousands of rooms. We could hardly see such a big Buddhist temple after Tang Dynasty.

① 本文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项目, 项目名称: 5—15 世纪古代汉地佛教寺院内的殿阁配置、空间格局与发展演变, 项目批准号为: 51078220。

Keywords: The Buddhism of Sui and Tang Dynasties, Buddhist Temples, Nationally Constructed Buddhist Temples, the Plan of Buddhist Temples, Building Types in Buddhist Temples

七宝恒沙塔，清淨一菩提

一、隋唐时期的佛寺建造概况

公元581年隋代建立，589年完成南北方统一，结束了中国自3世纪初至6世纪末3个世纪的分裂与动荡。之后的37年，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时期，隋代文、炀二帝，对于佛教表现出积极护持与鼓励的态度。正是从隋代开始，由帝王下达敕诏，在全国范围内的许多州郡，同时建立同样名称的寺院，并且在各地建造舍利塔，使佛教寺塔建造成了一种国家行为。隋代还在佛经的搜集、整理、翻译、保藏方面，起到关键性历史作用。隋代初年，国家将因数百年分裂与战乱而分散各地的佛经，搜集、保存在专门寺院中，并设置了国家级佛经翻译机构——翻经院。同时，隋代寺院在南北朝寺院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开始出现建筑布局较为完整、建筑空间较为宏大的大寺院格局，为中国佛教寺院建筑格局在唐代的初步定型，打下了一个基础。

尽管唐代统治者，特别是初唐高祖与太宗，在对佛教的护持与鼓励方面缺乏隋代文、炀二帝的热情，甚至对于佛教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如太宗贞观年间的“简僧”政策等，同时明确提出“道先释后”政策，因而多少对初唐佛教寺塔建造起到一些遏制作用，但由于唐代国祚久远，自高宗以后的历代统治者，特别是武后，对佛教及其建筑投入极大热情，从而将唐代佛教及其寺院建筑推向了高潮。盛唐时期的稳定与繁荣，以及自南北朝以来数百年的积淀与发展，使唐代佛教产生了迸发性效果，出现十余个佛教宗系，如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法相宗、三论宗、净土宗、律宗、禅宗、密宗、三阶宗等。同时，随新译佛经的传播，也出现了诸多信仰上的变化，这些都对唐代佛教及寺院建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唐代佛教，臻于中国佛教史高峰，唐代佛寺建筑也达到了佛教建筑史上的高潮，无论是佛寺的数量、规模，还是寺院建筑的庄严与华美程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1. 国家参与佛寺建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隋唐两代统治者，多次以国家名义，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建造寺塔。隋文帝在五岳名山各建立一座佛寺，并在其龙潜的45个州各建立一座大兴国寺，之后，又多次向全国各州郡分发舍利，在各地同时建造百余座舍利塔。唐代延续了隋代这种以国家名义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建造佛教寺塔的做法，并将这一做法推向极致。如太宗贞观年间，曾在其征战过的地方建造寺院。

据《法苑珠林》，贞观三年（629年）冬，太宗曾“令京城僧尼七日行道，所有衣服悉用檀那。藉此胜因，竭诚忏荡。战场之处，并置伽蓝，昭仁、等觉，十有余寺”。^①《广弘明集》中所收《唐太宗于行阵所立七寺诏》列出了太宗在这一年所建的7座寺院，分别是幽州昭仁寺（破薛举处）、台

①（唐）释道世. 法苑珠林. 卷一百. 传记灾第一百. 兴福部第五

州普济寺（破宋老生处）、晋州慈云寺（破宋金刚处）、汾州弘济寺（破刘武周处）、洛阳邙山昭觉寺（破王世充处）、郑州等慈寺（破窦建德处）、洛州昭福寺（破刘黑闥处）。这七座寺院“并官造，又给家人车牛、田庄，并立碑颂德”。^① 这还仅是太宗为在“战场之处，并置伽蓝”而建的十余所寺院中的一部分。太宗此举既有抚恤战死疆场的将士，以期追福之意，也有安抚旧属的政治动机。

此后，武则天为了表现其统治合法性，推崇以女王下世为阎浮提主内容的《大云经》，诏令天下各州建“大云经寺”。宋人所撰《长安志》中描述了这一过程：

（怀远坊）东南隅大云经寺。本名光明寺，隋开皇四年，文帝为沙门法经所立。时有延兴寺僧昙延，因隋文赐以蜡烛自然发焰，隋文帝奇之，将改所住寺为光明寺。昙延请更立寺，以广其教。时此寺未制名，因以名焉。武太后初幸此寺，沙门宣政，进《大云经》，经中有女王之符，因改为大云经寺。遂令天下每州置一大云经寺。^②

唐中宗李显继承了其母这一做法，中宗继位后，诏令天下：“诸州置寺、观一所，以‘中兴’为名。”^③ 后来由于臣下劝谏，认为“中兴”不妥，应称“龙兴”，遂于神龙三年（705年）二月下诏：“改中兴寺、观为‘龙兴’，内外不得言‘中兴’。”^④ 唐代各州郡都曾建有龙兴寺，现存保存较为完整的北宋寺院——正定隆兴寺，就是在唐龙兴寺基础上建造的。

唐玄宗开元时期，又一次以国家名义，在全国范围内设“开元寺”。据《唐会要》：“天授元年十月二十九日，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至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并改为开元寺。”^⑤ 这一次天下普置开元寺，是在武则天所置大云寺的基础上，将大云寺改为开元寺而实现的。也就是说，这一年并非在各地都建造了新寺，而是将旧有的大云寺改换了寺额。这当然是一个聪明方法：既不大动干戈，又达到了在全国各州置开元寺的目的。

从后世文献中，我们知道仍有一些地方的大云寺保留了大云寺额，而一些开元寺，也可能是开元年间首创的。但是，至少在唐代有过三次以帝王敕诏名义，在全国范围内先后设置大云（经）寺、龙兴寺、开元寺的做法，其寺院建造与设置，遍及天下各州郡。这一做法，在唐以前，或唐以后，均十分罕见。说明佛教寺塔的大规模建造，在唐代成为国家建造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

2. 隋代佛寺建造简述

为对隋唐两代佛寺建造的总体情况加以描述，我们不妨借用史料中一些总结性文字，对这一时期的佛寺做一整体性概览。

唐释法琳所撰《辩正论》，对隋文帝时期所建佛寺，做了一个概略性描述：

及登大位爰忆旧居。开皇四年奉为太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太后。以般若故基造大兴国寺焉。般若寺

①（唐）道宣. 广弘明集. 卷二十八. 启福篇第八. 唐太宗于行阵所立七寺诏

② 钦定四库全书. 史部. 地理类. 古迹之属.（宋）宋敏求. 长安志. 卷十. 唐京城四

③（后晋）刘昫. 旧唐书. 卷七. 本纪第七. 中宗睿宗

④（后晋）刘昫. 旧唐书. 卷七. 本纪第七. 中宗睿宗

⑤（宋）王溥. 唐会要. 卷四十八. 议释教下. 寺

往遭建德内外荒凉。寸椽尺椽扫地皆尽。乃开拓规摹备加轮焕。七重周亘百拱相持。龕室高竦。栏宇连袤。金盘捧云表之露。宝铎摇天上之风。

又以太祖往任隋州。亦造大兴国寺。

京师造大兴善寺。大启灵塔。广置天宫。像设凭虚。梅梁架迥。璧珞曜彩。玉题含晖。画拱承云。丹炉捧日。风和宝铎。雨润珠幡。林开七觉之花。池漾八功之水。召六大德及四海名僧。常有三百许人。四事供养。

……

又于亳州造天居寺。并州造武德寺。前后各一十二院。四周间舍一千余间。供养三百许僧。

始龙潜之日。所经行处四十五州。皆造大兴国寺。

于仁寿宫造三善寺。为献皇后造东禅定寺。

……

其五岳及诸州名山之下。各置僧寺一所并田庄。

仁寿元年文帝献后及宫人等。咸感舍利普放光明。砧捶试之宛然无损。于四十州各造宝塔。光曜显发神变殊常。具如王劭所纪。^①

如上历数文帝所建寺院：

① 将同州般若寺改为大兴国寺，寺为“七重周亘，百拱相持”，寺内建有舍利塔，其塔“金盘捧云表之露。宝铎摇天上之风”。

② 因其父曾任隋州，乃建隋州大兴国寺。其寺当与襄阳、江陵、晋阳各立一寺为同时所建。

③ 在京城建大兴善寺，寺内有塔。

④ 为副僧人昙崇所愿，在开皇初建寺9所。

⑤ 于亳州建天居寺，并州建武德寺。寺有12座院落，院四周僧舍千余间。

⑥ 在龙潜所经45州，造大兴国寺，共有45座寺院。

⑦ 在仁寿宫造三善寺，并为皇后造东禅定寺。

⑧ 于五岳及诸州名山下各置僧寺一所。将前文所载在五岳下各立一寺，扩大到“诸州名山之下”，其数量不再是5座。

⑨ 于40州造舍利塔。《广弘明集》云，仁寿元年于30州同时起造舍利塔；《法苑珠林》云，仁寿二年于53（疑为54）州造舍利塔。这里所云为40州，不知是指哪一次，但据《续高僧传》，因舍利之缘，“前后建塔百有余所”，这里的40州，似也无大矛盾。文帝时造舍利塔总数约为110余座。

法琳在《辩正论》中，对隋文帝在其在位24年的“营造功德”，及写经造像诸功，做了一个总结：

①（唐）释法琳。辩正论。卷三。十代奉佛上篇第三

自开皇之初终于仁寿之末。所度僧尼二十三万人。海内诸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凡写经论四十六藏。一十三万二千八十六卷。修治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金铜檀香夹纈牙石像等。大小一十万六千五百八十躯。修治故像一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许躯。宫内常造刺绣织成像及画像。五色珠幡五彩画幡等不可称计。二十四年营造功德。弘羊莫能纪。隶首无以知。^①

由此可知隋文帝时期，全国有寺 3792 所。与之相比，炀帝时期新建寺院并不很多，但炀帝对佛教的护持与扶植，也得到了佛教史传作者的肯定。唐释道宣在《续高僧传》中特别赞扬了隋炀帝弘传佛法的功绩：

炀帝定鼎东都，敬重隆厚，至于佛法弥增崇树。乃下敕于洛水南滨上林园内，置翻经馆，搜举翘秀，永镇传法。登即下征笈多并诸学士，并预集焉。四事供奉复恒常度，致使译人不坠其绪，成简无替于时。^②

关于隋代文、炀二帝在佛教寺院营造方面的事迹，可以用如下两条史料加以概括：

右隋普六茹杨氏二君三十七年，寺有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度僧尼二十三万六千二百人。译经二十六人八十二部。然有隋建国佛教会昌，文帝创启灵仪禎瑞重沓，炀帝嗣膺宝历兴建弥多。^③

上文中“普六茹”为“普六茹”之误。据《隋书》，隋文帝杨坚：“从周太祖起义关西，赐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隋国公。”^④从行文中可知，隋之文、炀两代全国有寺 3985 所。唐释法琳在其有关文帝建寺总结中，提到了“海内诸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也就是说，在炀帝当政 14 年中，全国范围仅增加寺院 193 所。这一点或更加凸显了二者间的差别：文帝重视构塔建寺，炀帝重视佛典收集。

3. 唐代佛寺建造简述

为对唐代佛教有更为深入的认识，不妨将唐代佛教史作一个简单分期。粗略地说，唐代佛教发展大约可分为五个较明显的时期。

第一个时期：初唐高祖、太宗、高宗时期，约自 618 年至 683 年；

第二个时期：武后、中宗、睿宗时期，从高宗晚年至中宗、睿宗，约自 684 年至 711 年；

第三个时期：盛唐时期，包括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及肃、代时期，约自 712 年至 779 年；

第四个时期：自德宗，经宪、穆、敬、文，至武宗初年，约自 780 年至 840 年；

会昌法难为一个转折点，会昌以后，唐代佛教的鼎盛状态遭到重挫。会昌一朝，始自 841 年，迄至 846 年。

第五个时期：自宣宗大中复法，迄至唐末，约自 847 年至 907 年。

从大中复法，直至唐末，经懿、僖、昭宗，至哀帝，其国势渐弱，国家已无力大规模提倡佛法，

①（唐）释法琳·辩正论·卷三·十代奉佛上篇第三

②（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隋东都雒滨上林园翻经馆南贤豆沙门达摩笈多传

③（唐）释法琳·辩正论·卷三·十代奉佛上篇第三

④（唐）魏徵等·隋书·卷一·帝纪第一·高祖上

佛教进入衰败期。唯有五代时期一些地方割据政权，又给疲弱的唐末佛教多少注入一点活力。五代之后的佛教及其建筑，有赖辽、宋、金统治者的提倡与振兴。现存佛教建筑中，时代较早且较重要者，多数为两宋、辽、金时代遗存。

第一个时期，为初唐时期，主要是高祖、太宗与高宗三代。高祖与太宗对于佛教热情并不很高，甚至采取过“简僧”政策。及玄奘归来，太宗初改对佛教态度，晚年更是对佛教态度大变，在玄奘请求下，太宗允诺度僧，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九月下诏：“京城及天下诸州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计海内寺三千七百一十六所，计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①这里不仅看出太宗对佛教态度上的转变，也给出了贞观时期全国寺院总体情况：贞观末年，全国有寺3716所。

比较隋文帝时全国有寺3792所，炀帝大业末年，有寺3985所。因隋末战乱，及初唐简僧汰寺，寺庙遭毁不在少数，则武德初至贞观末32年间，寺庙总数大致维持在3716所，比隋末大约减少了270所，这还应该算是一种持平状态，显然是初唐二帝对佛教采取的不抑不扬态度所致。

高宗时期，情况有了一些好转，据《法苑珠林》统计，历高祖、太宗、高宗，“三代以来，一国寺有四千余所，僧尼六万余人，经像莫知亿载，译经一千五百余卷”。^②以前述贞观末年寺有3716所，到高宗之末，寺有四千余所。据《唐会要》：“天下寺五千三百五十八，僧七万五千五百二十四，尼五万五百七十六。……新罗、日本僧入朝学问，九年不还者，编诸籍。会昌五年，敕祠部检括天下寺及僧尼人数，凡寺四千六百，兰若四万，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③这里的两个数字，一是有寺5358所，应是盛唐开元天室的寺院总数；二是“会昌灭法”前，有寺4600所。自盛唐至晚唐，佛寺数量明显减少，显然由于天宝末“安史之乱”所造成。当然，会昌灭法对佛寺建筑的摧残，造成了比“安史之乱”更惨重的后果。唐末之后，中国佛教的鼎盛期已过，佛教居于社会生活中心地位的情势一去不复返，如唐代般大规模、大尺度的佛教寺院建造，再难见于史籍。

4. 唐代佛寺的标准图式

有唐一代，佛寺趋于成熟化、整合化与初步定型化。这一点可从道宣所撰两部《图经》中观察出来。道宣先后撰写两部图经，一部是《中天竺舍卫国祇洹寺图经》（以下简称《祇洹寺图经》），另一部是《关中创立戒坛图经》（以下简称《戒坛图经》）。《祇洹寺图经》虽然是在描述中土流传有关天竺舍卫国祇洹寺的情况，但实际却是对中土地区自南北朝以来佛寺的一个总结，其中也包含对中土帝王宫殿空间形式的借鉴。《戒坛图经》中也提到一座佛寺，从上下文可知，该佛寺仍是指所谓的祇洹寺。两者的寺院格局与空间形式，大略相近。但《戒坛图经》只是一个简述，《祇洹寺图经》的描述要细致得多，重要的是，两部图经关于中心佛院建筑，在基本相同的建筑配置上，有些微的差异。以笔者的理解，两部图经撰写于不同时间，作者对于当时寺院相关资料的掌握，也可能有所不同，故在两部图经中，有关中心佛院空间布局上出现的一些差异，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早期佛寺平面

①（唐）释慧立.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卷七

②（唐）释道世. 法苑珠林. 卷一百. 传记灾第一百. 兴福部第五

③（宋）王溥. 唐会要. 卷四十九. 僧籍

布局上的一些不同。因此仍可以说，这两部图经，提供了两个唐代佛寺建筑群典型平面与空间模式。^①特别需要提出的一点是，这两部图经并非作者自己凭空杜撰，也不是简单地从天竺僧人那里传译而来，其文依据，是前辈僧侣所留文字或口述资料，如两部图经中反复提到隋初僧人灵裕法师所撰写的《寺诰》：

自大圣入寂以来千六百岁。祇园兴废经二十返。增损备缺事出当机。故使图传纷纶藉以定断。其中高者三度殊绝。自余缔构未足称言。隋初魏郡灵裕法师名行夙彰。风操贞远撰述《寺诰》，具引祇园。^②

文中还几次提到灵裕法师另外一篇文字——《圣迹记》：“裕师《圣迹记》总集诸传，以法显为本。”^③这说明，灵裕法师所依据的资料，是从东晋僧人法显（334—420年）的相关资料中获得的。

据道宣所述，其文字中虽有所征引，也有一定想象的成分：“由是搜采群篇，特事通叙。但以出没不同，怀铅未即，忽于觉悟，感此幽灵。”^④由此可知，他或也参考了当时中土各地寺院，甚至宫殿建筑，并附之以想象，才描绘出他笔下那宏大、庞杂、瑰丽、奇幻的佛国建筑群。

二、隋代佛教寺院的平面布局

隋代国祚较短，尽管其在佛教建筑发展上的表现波澜壮阔，但就佛寺格局来看，似乎很难在短短37年中，出现与南北朝寺院格局截然不同的局面。因此，可将隋代佛寺看作对南北朝寺院格局发展的一个总结。本节将结合南北朝与隋代史料，对从南北朝到隋这一时期佛寺平面布局做一简单梳理。

1. 以塔为中心式格局

以塔为中心的寺院格局，可能是中国佛寺最早的平面形式。从文献中来看，这种以塔为中心的寺院，至少存在过两种不同建筑格局。

（1）以塔为中心，四周匝以廊阁庑房

其基本的特征是以塔为中心，四周匝以庑房廊阁。有两个众所周知的例子：一个是三国时人笮融“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彩，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人”^⑤的浮图祠；另一个是魏明帝于其宫之东所设的佛图，“魏明帝曾欲坏宫西佛图。外国沙门乃金盘盛水，置于殿前，以佛舍利投之于水，乃有五色光起，于是帝叹曰：‘自非灵异，安得尔乎？’遂徙于道东，为作周阁百间”。^⑥这里的“周阁百间”十分形象地描述了这种寺院的平面形式：中央为塔，周匝百间廊阁，平面很可能是一个方形，建筑格局很像中国早期的祭祀建筑，其中央设明堂，四周用庑房围合成一个方形庭院，

① 傅熹年. 中国古代建筑史. 第二卷.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476 ~ 480

② (唐)道宣. 中天竺舍卫国祇洹图经. 序

③ (唐)道宣. 中天竺舍卫国祇洹图经. 卷下

④ (唐)道宣. 中天竺舍卫国祇洹图经. 卷上

⑤ (晋)陈寿. 三国志. 卷四十九. 吴书四

⑥ (北齐)魏收. 魏书. 卷一百一十四. 志第二十. 释老十